



我的校园丰收记



东浦中学 >>

云耕苑里的丰收歌

●七(3)班 陈紫喧

阳光把云耕苑的稻田泼成一片金色海洋,稻穗低垂着沉甸甸的头颅,一场属于少年的劳动盛宴,在秋的怀抱里悄然拉开帷幕。

我虽是个“劳动见习生”,内心却早已被期待与好奇填得满满当当。开始前,场面一度有些热闹得“失控”。同学们眼里闪着雀跃的光,把老师的嘱咐抛在脑后,上蹿下跳地撒欢,最后还是老师“以理服人”(偶尔辅以小小的“武力威慑”),才把这股子“野劲儿”暂时按捺下去。

一踏入云耕苑,金黄的稻田便撞进眼帘。微风掠过,稻浪层层叠叠地漾起涟漪,我看得有些呆怔。“愣着干什么?快来帮忙啊!”李老师的招呼把我拉回现实,我脸微微一红,应声道:“来嘞!”田中,李老师正弓着腰演示割稻技巧:“看好了,左手反握稻秆,右手镰刀斜着一割,要快准狠,这样既省力,又不会伤到手……”我依样画葫芦,左手反握稻秆,右手镰刀倾斜一拉。嘿,真就割下了一丛稻穗!把割好的稻子捆成一扎扎,送到打谷机旁,踩上踏板,将稻穗往机器里一送,伴随着“咔嗒、咔嗒”的声响,颗粒饱满的稻粒如金色瀑布般簌簌落下,每一粒都闪着劳动的光。

作为见习生,我自然要四处“取经”。转到红薯地,领了锄头,对着土坡兴冲冲地砸下去。糟糕!一锄头下去,红薯被我铲破了皮。我在心里安慰自己:一回生二回熟。可老天爷仿佛在跟我作对,接下来的几个红薯,要么被铲得“皮开肉绽”,要么被我挖得只剩半块。我哭笑不得:“得,我还是别在红薯地捣乱了。”悄悄放下锄头,溜之大吉。

嗯,挖芋头才是我的“主场”!虽然挖芋头会让双手沾满泥巴,但我乐在其中。想象一下,在泥土里摸索,就像在挖宝藏,指尖触到圆润的芋头时,那种成就感简直妙不可言!它们大小不一,大的比手掌还宽厚,小的只有手指头那么点,一个个圆滚滚的,可爱极了,叫人忍不住想把它们都“收入囊中”。

夕阳拖着橘红色的尾巴渐渐下沉,丰收节也迎来了尾声。回望这一天,割稻、打稻、挖红薯、挖芋头,每一项劳作都让我感受到:劳动让生活变得充实而滚烫。只有亲身体会过泥土的厚重,稻穗的沉坠,才能明白每一粒粮食都浸着汗水,每一分收获都来之不易。



挖芋头。

秋意盎然 禾黍飘香

●七(4)班 王昱心

初次来到云耕苑,我仿佛闯入了一幅秋日丰收图。稻穗都谦逊地低垂着头,秋风拂过,整片稻田泛起层层金浪,沙沙作响。

我好奇地拨开一粒稻谷薄薄的果皮,露出偏白半透明的米粒,放进嘴里一尝,口感脆生生的,回味起来带着淡淡的甜意。每剥开一粒稻谷,都像是在开盲盒,有的饱满结实,有的却只是空瘪的秕谷。

戴上手套,拿起镰刀,我学着大人的样子,抓住一丛稻秆,将它倾斜45度角,用镰刀轻轻一割——稻秆应声而断!其他一起割稻的同学都惊讶于我如此轻松就完成了收割。接着,我们把割下的稻秆放进打谷机,校长示范如何使用:脚上下踩动踏板,抓起一丛稻秆伸进打谷机里来回翻动,稻穗在滚筒中欢快跳跃,谷粒如雨点般飞溅,不一会儿,稻秆上的谷粒就全部被打下来了!

带着一脚的泥泞,我们来到了碧绿的红薯地。我拿起锄头,先将红薯苗边缘的土挖开,再用手试了试,发现根本拔不动。继续往深处挖掘,这个红薯可真不小,我足足挖了十多厘米深,再次用力一拔,它还是纹丝不动。最后我有些气急败坏,像只刨土的小狗,双手飞快地向两旁扒土,直到挖了约十五厘米深,终于成功拔出了这块大红薯!

仔细一看,这个红薯形状真有趣:既像一朵绽放的喇叭花,又像个吃了一半的甜筒。我兴奋地向朋友们展示这个奇怪的红薯,他们也纷纷亮出自己的收获:有的像牛油果,有的像鸭蛋,还有的细细长长,像是还没长大就被挖出来了。我们望着彼此手中奇形怪状的红薯,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原来,劳动的滋味,是这般先苦后甜,回味无穷。这一天,我不仅收获了果实,更懂得了“一粒一饭皆辛苦”的真正含义。

挖红薯。

忙忙忙!最近的校园有点忙,校园里的劳动实践基地丰收了,于是学生们忙着割稻,忙着挖番薯,忙着晒秋,更忙着用文字记录这份独特的体验!瞧,他们笔下的劳动故事,满是汗水的澄澈与收获的甜蜜!

与土地交谈

●七(1)班 江姗姗

稻浪在眼前铺展,每一株稻穗都谦卑地垂首,在秋阳下泛着细碎的光芒。

田里,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正在田间熟练地收割。看着他们挥汗如雨的模样,我们也跃跃欲试。在老师的指导下,我握住稻秆,挥动镰刀——“唰”的一声,一束沉甸甸的稻穗便落入掌心,那是土地给予的回应。稻叶上的小锯齿轻轻划过手掌,带来微微的刺痛。我们将收割的稻穗堆放在一起,不一会儿就垒成了一座金色的小山。

站在秋日的骄阳下,不一会儿便感到头晕目眩。此刻,“汗滴禾下土”不再是书本上的诗句,而是真切的身体记忆。我听见了土地最朴素的教诲——关于付出,关于等待。

一阵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不远处,一台打谷机被同学们围在中间,正“翻译”着稻穗的心事。我好奇地观望:只见他们轮流上前,手握稻穗,小心翼翼地将谷穗部分伸入轰鸣的机器。接触的刹那,轰鸣声陡然变得高亢,伴随着“唰啦啦”的脆响,金黄的谷粒如受惊的蜂群,从穗头上炸开、飞溅,旋即又在桶底铺上厚厚的一层。刚才还沉甸甸的稻穗,转眼间只剩下光秃秃的穗秆。

我也尝试踩着打谷机的踏板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它快速转动起来。可惜没多久就体力不支,幸好一位同学及时接手,我们相视一笑,默契地完成了剩下的工作。

随后,我们转战番薯地,对话变得更加有趣。与割稻相比,挖番薯更像一场寻宝游戏。起初,我读不懂土地的暗示,在一块已被翻找过的土地上徒劳无功。经过老师指点才恍然大悟——要顺着番薯藤的脉络轻轻挖掘,避免伤及果实。掌握了诀窍后,我终于听懂了土地的耳语,果然找到了不少番薯,虽然都是小家伙,表皮也难免带伤,却依然欢喜。

正当我专注挖掘时,一抹深紫色从泥土中显露。我小心翼翼地清理周围的泥土,可这个“大家伙”却像贪恋大地怀抱的孩童,迟迟不愿现身。最后在同学的帮助下,我们合力才将这个足有半张脸大的番薯请出了土壤。

今天,我们不仅收获了果实,更学会了一种全新的语言——那是用双手倾听、用汗水回应的,与土地交谈的方式。当最后一缕余晖洒在肩头,我知道,这场对话才刚刚开始。